

蘇聯少年文學叢刊

沙大尉的功績



康·西·蒙諾夫著
孔·柯·嘉譯
作 家 出 版 社

蘇聯少年文學叢刊

第一種

沙大尉的功績

康·西·諾夫著

孔柯嘉譯

作家出版社

1953

沙大尉的功績

一九五〇年六月
初版 四月初版

蘇聯
少年
文學
叢刊

作者 康·西蒙諾夫
譯者 孔柯嘉
主編 孔柯嘉
出版人 姚蓬子
出版處 作家書屋
印刷者 利明印刷廠
基價 二千三百元

上海延安中路六一〇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編者的話

蘇聯的文學，是近代世界文學上用人民的語言、寫出人民的事物、充滿着人民的血肉的一種真正人民的文學。

蘇聯的少年兒童作品，在文學的領域裏，又是用着最豐富的語言寫出來的一種最富於啓發教育的健康文學作品。因之，少年兒童文學讀物之在蘇聯，是特別被重視而受到政府積極鼓勵發揚的，培養出了許多傑出的少年文學作家，如蓋達爾、戈里果列夫、日依特闊夫、泰慈、菠莉列日耶娃等，他們的偉大作品，給予了蘇聯少年的一代以極大的影響。在對德的衛國戰爭中，有着前仆後繼的社會主義型底少年男女們如卓婭、鐵木兒等，及在「青年近衛軍」中共青團員所表現的

那種令人敬佩感泣的英勇事蹟，寫在蘇維埃歷史上。

這些偉大的作品，無疑地是有着對於少年兒童們的世界性的教育意義的，同時也具有文學上的無比的價值。正因為我們新中國建國伊始，在這方面是感到異常貧乏的，極需要吸收這部份寶貴營養，來輔導教育新中國的少年一代，充實課外的精神食糧。

我們計劃將蘇聯這一有着偉大成就的少年兒童文學有系統的選譯過來，介紹給中國廣大的少年讀者羣，希望在輔導教育上能發生一定的良好作用，作為作家書屋對於人民出版事業的一個小小貢獻。

孔 柯 嘉

卷首介紹

蘇聯作家榮膺斯大林金獎的康士坦丁·米哈伊洛維赤·西蒙諾夫，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中曾任中央各報的通訊員。他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目擊者。西蒙諾夫在他的小說日日夜夜裏便描寫了斯大林格勒那些英勇的衛士們。

蘇軍戰士們和指揮官們把每一條街道每一座房屋都變成了堡壘，日以繼夜地爲守衛那座英雄城市而奮戰着。

展開了戰爭史上空前的搏鬥。斯大林格勒的衛士們完成了斯大林的命令：決死抵抗，牽制住法西斯軍隊，不讓他們進出伏爾加河，粉

碎他們的主力。

這項命令是被完成了。

在這本節錄的小冊子沙布羅夫大尉的功績裏面所描寫的，是關於斯大林格勒戰役參加者之一沙布羅夫大尉的功績，也就是日日夜夜裏的主角英雄。

剛熬過了一次殘酷的戰役之後，疲憊不堪的沙布羅夫大尉，又接到一個戰鬪任務：要與被截斷的雷米左夫團長取得聯系，把司令部的命令傳達給它。完成這項命令，是關係着收復被法西斯軍隊佔領下的伏爾加河沿岸地區。

對祖國無限的熱愛，高度的紀律性以及軍事上的技巧，幫助沙布羅夫大尉完成了這個使命。



天已經黑了。離開德軍半圓形的防禦陣地極近的高處，懸掛着他

們白色的信號火箭。沙布羅夫與一個自動槍手，步履蹣跚地並肩走着，他覺着異常疲倦，在路上幾乎睡着了。

『等一會兒，』他在中途說，『讓我坐下來。』

他坐到碎磚堆上，痛苦地想着，不可避免的，使人衰老或日趨疲憊的，不是一天到晚的那種辛苦，而是戰鬪已過了一年有半，使得許多人都病倒

了的那漫長延續的疲勞。他們坐了幾分鐘，又繼續的前進。

他們沒有立刻找到普羅琴科。他們預先並沒有知道在四天當中，沙布羅夫還沒到來的時候，他已經轉移陣地了。

現在普羅琴科的指揮所也像沙布羅夫那裏的一樣，是在地下道裏，一個由城市直通伏爾加河的地道幹線上方圓四公尺寬些的所在。

『唔，你喜歡這個新地方嗎？亞歷克謝伊·伊凡諾維赤！』普羅琴科問沙布羅夫道，『好吧，不是嗎？』

『不壞，將軍同志。主要的是頭上有五公尺高。』

『炸彈碰着的時候，不過房子裏的器皿會震得四處飛散，別的倒沒有什麼。唔，坐下來吧。』

沙布羅夫坐下了。

『沏茶。』普羅琴科說道。

傳令兵很快地端上茶來。

『喝吧。』

沙布羅夫趁着熱喝了一杯滾燙的茶。他希望睡魔別來纏他，然而睡意卻不肯消失。他盡力的抑制着自己，不讓在將軍面前打起瞌睡來。

『你一直在原來地方嗎？』普羅琴科問。

『是的。』

『那麼，還沒有遭過轟炸嗎？』

『只能這麼說罷，將軍同志。』

沙布羅夫注意到在這次談話的時候，普羅琴科是那樣留心注視

他，好像初次會面似的。

『你感覺得自己怎麼樣？』普羅琴科問道。

『好。』

『可是，我問的並不是關於部隊，而是關於你自己呢。你感覺得自己怎麼樣？精神復原了嗎？』

『復原了。』沙布羅夫說道。

普羅琴科沉默了一會兒，又留心地凝視着沙布羅夫。

『亞歷克謝伊·伊凡諾維赤，我想給你一個任務，』彷彿對於交付這個任務，以及沙布羅夫一定能夠勝任這個任務，對這一點有了確信之後，才突然嚴肅地說的。『敵人把雷米左夫截斷了。』

『我知道的，將軍同志。』沙布羅夫說。

『我明白你知道的。但是，這個不能減輕我什麼的。我曉得他被截斷了，可是不知道他那裏的情況：誰還活着，誰已經陣亡了，還殘留了多少人，他們能做些什麼，和不能做些什麼，——一點也搞不清楚。可是我今天應該搞個清楚的，——懂得嗎？』

『懂得！』

『以後，也許會容易些，只要伏爾加河一封凍，就可以從冰上迂迴過去了。可是今天必須沿着河岸走。我已經查看過了。大概可以通得過那裏的，因為德國人只到達了懸崖，可是並沒有往下面去。我們從這方面沒有讓他們下來，雷米左夫從他那方面多半也沒讓他們下來。總之，他們是不會從斜崖下來的。你必須打斜崖脚下走過去。去完成這項任務……』普羅琴科停頓了一下，瞧着沙布羅夫疲倦的面

龐，嚴酷地再說下去：

『就在今天晚上。我所需要的並不只是去個人，使我詳細知道一切就行了，假如整個部隊被擊潰了的時候，也要令他擔任指揮的。就是這樣吧，只有看環境轉移了，我或者等着你今天晚上回來，或者，你要留在那兒的話，我便等着你派來的人。怎麼樣——獨自一個兒去呢，還是帶個自動槍手呢？』

沙布羅夫稍稍凝思了一會。

『在河岸上沒有德國人嗎？』

『不一定。』

『如果碰到德國人，就是兩個自動槍手也救不了我，』沙布羅夫縮了縮眉頭。『要是普通射擊的話，對單人目標還小些。據我想是這

樣的。」

「噫，你知道的對。」

沙布羅夫很願意在溫暖和安全中坐上五分鐘，可是他的兩隻眼睛已經看出了普羅琴科準備站起來的動作，表示談話已告結束了，他連忙先站了起來。

「讓我走吧？」

「走吧，亞歷克謝伊·伊凡諾維赤。」

普羅琴科站了起來，握着他的手，不見得比平常更緊更久些，彷彿是在說，一切應該照常，用不着特別的告辭。

沙布羅夫由間壁後面走了出去，走進營幕的第二部分，那裏正坐着他的熟人，普羅琴科的副官沃斯特雷科夫，一個才能平凡而永遠忙

亂的傢伙，但是因爲異常勇敢，素來被將軍所器重的。

『大尉同志，要走嗎？』沃斯特雷科夫問道。

『是的。喂，沃斯特雷科夫，我將自動槍留在你這裏。』

『好吧，它會安然無事的。』

沙布羅夫把這枝自動槍放在一個角落裏。

『現在還有一件事，你給我兩顆「檸檬」吧，最好三顆或四顆。

有嗎？』

『有。』

沃斯特雷科夫在角落裏搜了一陣，略帶幾分吝惜的神氣，給了沙布羅夫四顆埃夫——一式的小型手榴彈，已經用細繩整整齊齊的拴好了，以便掛到腰帶上去。沙布羅夫，首先試了試彈環是否穩固，慢慢



的每邊分掛了兩個。

『別慌，』沃斯

特雷科夫說道，『再
抽出來看看。』

『不要緊。』

安置好了手榴

彈，沙布羅夫把不大
方便的三角形的德國
手槍皮套解了下來，
放在自動槍一起。而
把巴拉別露式手槍揣

在胸前棉絨短衣裏面。

沙布羅夫握了握沃斯特雷科夫的手，便走出去了。

普羅琴科一個人留下來，在那兒沉思着。老實說，他派遣沙布羅夫出去，並不是因為沒有別人可派。這是因為沙布羅夫曾一度幫他跟軍隊取得過聯系，此刻他感覺着正該由沙布羅夫去做這件事。雖然明知道，做這件事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普羅琴科腦海中仍然沒有打消這個念頭。他坐到桌子跟前，靜靜的細想着當前的局勢，沙布羅夫會回來呢，還是留在那裏代行團長職務，另外派個人來呢，反正不管怎麼樣，德國人所進出的四百公尺懸崖，必須要奪回來的。

究竟怎樣，用什麼樣的力量打回河岸去呢？縱令用一個營去奪陣地，也是不值一談的事，必須由各方面，從每一個營裏抽調出幾十個